# 论我国革命（二）

*读者来稿*

## 论我国革命（二）

*November 24, 2021*

## 论我国革命（二）

*读者来稿*
正如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开头所说：

由于列宁道路之前所提出的关于中国当下的革命阶段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在这一革命阶段，主要目标是推翻黑帮法西斯专政，资产阶级自由派并非是革命的主要敌人。我们之所以提出我国当前的革命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首先便是要旗帜鲜明地反对在我国左派当中流行了很多年错误的路线，也就是与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结成同盟而共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派。这一错误路线所带来的唯一结果就是垄断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取得绝对的领导地位，同时也是中国无产阶级的灾难。我们认为，尽管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满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每天都在“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似乎跟中国左派共享了同一套意识形态话语，但却是中国无产阶级最凶恶的敌人。

首先，我们需要理解当前中国的社会性质。用列宁的话说，作为 「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帝国主义代表着这样一种经济形态：一方面，在发达国家内部，随着资本积累的不断集中，自由竞争式资本主义势必让位于垄断资本主义；另一方面，本国的垄断资本想要继续壮大，需要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占据有利位置，保证稳定的原材料供应和产品市场，这使得海外殖民主义扩张成为必然。

在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阶段发展的过程中，势必需要一种新的国家形态：国家需要转变角色和组织方式，使自身能够满足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需要。因此，资本主义国家逐渐从 「自由放任式国家」 向 「积极干预式国家」 转型，对于中国来说，突出特点是国家的主导权逐渐从开明官僚向独裁官僚转移。

这种转变当然不是自然而然的结果，其背后的推动力量依然是阶级斗争：大型垄断资产阶级需要攻克中等资产阶级（这一阶级在意识形态层面的表现是宪政民主和自由主义）的政治抵抗，才能成功转变国家形态，从政治上加速中等资本家的灭亡。法西斯主义的兴起，背后是 「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阶段转型」 的大背景，也体现了这个过程中的一般趋势和内在矛盾。正在崛起中的垄断资产阶级与中等资产阶级之间产生了严重的冲突，这一冲突在我国的表现形式就是层出不穷的自由派运动。

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在两个层面严重损害了无产阶级的利益，垄断资本成为无产阶级最凶恶的敌人。第一，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要求将对于工人阶级的剥削提升到前所未有的强度上、废除工人阶级已经取得

的权益，突出体现是现在被提升到政治高度的所谓对“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要求和对一切工人运动的严厉打击。第二，垄断资本的扩张势必与其他帝国主义之间发生尖锐的冲突。这种冲突的最高表现就是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用工人阶级的鲜血和生命来为垄断资本争夺原材料、市场和投资机会。因此，垄断资本对于资产阶级自由派的胜利，绝不是什么中国无产阶级的胜利，而是中国无产阶级的灾难。

至于有同志认为的承认我国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就会使革命黯然失色，失去意义，吸引不了工人阶级，我引用列宁在《专制制度与无产阶级》一文中的论述就可以反驳：

> 工人阶级抱有最伟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目的：把人类从各种各样的人压迫人和人剥削人的制度下解放出来。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数十年来它一直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顽强的努力，不断地扩大自己的斗争，组织成百万人的政党，不为个别的失败和暂时的失利而灰心。对这样真正的革命阶级来说，没有什么能比摆脱一切自我欺骗、一切幻影和错觉更重要的了。在我们俄国，最流行和最常见的错觉之一，就是似乎我国的自由派运动不是资产阶级的运动，似乎俄国所面临的革命不是资产阶级革命。俄国的知识分子——从最温和的解放派[73]一直到最极端的社会革命党人——一向认为，承认我国的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就是使革命黯然失色，就是把革命贬低和庸俗化。俄国觉悟的无产者却认为，这种承认是对实际情况的唯一正确的阶级分析。对无产者来说，资产阶级社会里的争取政治自由和民主共和制的斗争，只是为推翻资产阶级制度而进行的社会革命斗争的必要阶段之一。严格地区别本质不同的各个阶段，冷静地探讨这些阶段到来的条件，这决不等于把最终目的束之高阁，决不等于提前放慢脚步。恰恰相反，正是为了加快步伐，正是为了尽可能迅速而稳妥地实现最终目的，才必须了解现代社会里的阶级关系。那些回避所谓片面的阶级观点的人，那些想成为社会主义者但又害怕直截了当地把我们俄国所面临的和在我们俄国已经开始的革命叫作资产阶级革命的人，只会陷入大失所望和来回摇摆的境地。

不知这些同志看到列宁的回复有何感想呢。承认我国当前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不会使我们丧失对于抱有消灭世界范围内一切剥削和压迫的伟大目的的工人阶级的吸引力。恰恰相反，我们将会获得这种吸引力。这只会使我们失去对一些整日希望能“最快速度实现社会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的吸引力。这些小资产阶级曾经寄希望于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某一天“突然左转”，“回归科学社会主义”。在希望一次又一次破灭之后从「一次改良」演变为「一次革命」，幻想只通过一次「迅速的革命」就可以实现「社会主义」。实际上他們只是为了解除自己的痛苦，获得上升空间，至少坐稳中产阶级的位置。哪怕这种「社会主义」实际上是法西斯主义也在所不惜。因此，同样一批小资产阶级也很有可能被法西斯主义的“革命”（只要一次革命就可以解实现“国家社会主义”哦）所吸引，完成一个从“极左”向极右的华丽转身。我相信，失去对这些小资产阶级的吸引力对我们来说完全不是一件坏事情。

“一次革命论”的突出体现就是拒绝对中国社会各阶级进行科学分析，而拒绝进行严肃科学的阶级分析正是法西斯主义“革命”的突出特点。法西斯主义“革命”开始就是一场小资产阶级运动，小资产阶级由于其在阶级结构和社会生产中所处的特殊位置，一个典型的特征就是沉迷于各种抽象的关于“人民”、“民族”、“社会主义”和“反资本”的口号中，而无法对社会各阶级进行理性科学的认识，也无法对自己所处的阶级地位进行准确认识。在帝国主义时代，小资产阶级由于受垄断资产阶级的剥削压迫在遭遇经济危机时大批走向破产，他们迅速地转向“革命”立场是好不稀奇的。问题的关键是，这里的“革命”到底是哪

种革命？

实际上只要我们稍微加以认真分析就可以得出结论：中国当前的革命只能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这场革命中，无产阶级将领导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团结资产阶级自由派中的左翼，共同反对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和私人垄断资产阶级。我相信，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一定可以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取得胜利！在此，我希望请赞同“一次革命论”的同志回答以下问题：**1、“一次革命”的领导阶级是哪个？2、“一次革命”中谁是我们的敌人？3、“一次革命”中谁是我们的朋友？**

至于有同志提到的关于中国资本主义和生产力水平已经达到了一定高度的事实。我认为，这一事实只能说明我们实现共产主义的物质基础已经具备了。这一事实绝不能推导出我们应该跳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阶段，直接进行共产主义革命。在资本主义已经高度发达的地方，也存在爆发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可能。我国香港的人均gdp就远远高于内地，但还是爆发了2019-2020年失败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接下来，我想讨论的是资产阶级自由派在革命中的特点和我们应该对其采取的策略。首先，我认为在我国，中等资产阶级（其政治代表为资产阶级自由派）与毛泽东在文中所讨论的民族资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作用具有相似性。

> 中产阶级。这个阶级代表中国城乡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中产阶级主要是指民族资产阶级，他们对于中国革命具有矛盾的态度：他们在受外资打击、军阀压迫感觉痛苦时，需要革命，赞成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革命运动；但是当着革命在国内有本国无产阶级的勇猛参加，在国外有国际无产阶级的积极援助，对于其欲达到大资产阶级地位的阶级的发展感觉到威胁时，他们又怀疑革命。其政治主张为实现民族资产阶级一阶级统治的国家。有一个自称为戴季陶[2]“真实信徒”的，在北京《晨报》[3]上发表议论说：“举起你的左手打倒帝国主义，举起你的右手打倒共产党。”这两句话，画出了这个阶级的矛盾惶遽状态。他们反对以阶级斗争学说解释国民党的民生主义，他们反对国民党联俄和容纳共产党[4]及左派分子。但是这个阶级的企图——实现民族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是完全行不通的，因为现在世界上的局面，是革命和反革命两大势力作最后斗争的局面。这两大势力竖起了两面大旗：一面是红色的革命的大旗，第三国际[5]高举着，号召全世界一切被压迫阶级集合于其旗帜之下；一面是白色的反革命的大旗，国际联盟[6]高举着，号召全世界一切反革命分子集合于其旗帜之下。那些中间阶级，必定很快地分化，或者向左跑入革命派，或者向右跑入反革命派，没有他们“独立”的余地。所以，中国的中产阶级，以其本阶级为主体的“独立”革命思想，仅仅是一个幻想。

首先，资产阶级自由派是具有相当明确的纲领和目标的政治集团，其主要阶级基础是中等资产阶级，这一阶级既与小资产阶级相区别，也与垄断资产阶级相区别。资产阶级自由派的主要纲领是建立类似于美国这样进行全民普遍选举和采取宪政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也就是他们经常所说的“正常国家”。在这样的“正常国家”里，中等资产阶级可以免受官僚专制权力的侵害，也不会受到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和与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有密切联系的私人垄断资产阶级的掠夺，所以是中等资产阶级的“理想国家”。

在这里尤其需要注意的是，以马云为代表的私人垄断资产阶级并不支持所谓“民主宪政”的政治主张，因此与资产阶级自由派相区别。垄断资产阶级与中等资产阶级最重要的区分是，中等资产阶级由于缺乏强有力的官僚作为“靠山”，作为其完成垄断的暴力保证，因而只能在资本主义经济中获取市场一般利润

率，而不能像垄断资本一样获得超额利润率。同时中等资产阶级也时时面临着垄断资产阶级对其进行兼并的风险。由此，产生了中等资产阶级与垄断资产阶级之间进行阶级斗争的根本原因。这种阶级斗争在政治上的突出表现是资产阶级自由派对“官僚专断”和“党”的痛恨。

在我国，中等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一方面由于上文所说的其受到垄断资本的侵害，尤其是当正在崛起的垄断资产阶级希望在政治和经济层面建立全面领导权的时候，与中等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加剧（在我国的突出表现是层出不穷的自由派运动），资产阶级自由派原来奉行不移的改良主义立场在弱化，其先进人物往往可以表现出一定程度上的革命性。另一方面，由于中等资产阶级自身并不掌握国家暴力，其往往依赖于官僚资产阶级所掌握的国家暴力来镇压发生在自己企业中的工人运动，因此其又表现出保守性或者说反动性。

随着我国经济下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矛盾逐渐尖锐化，革命形势迅速发展，中等资产阶级将会出现一个明显的分化过程。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左翼将会成为民主革命统一战线的组成部分。中间派将会在革命和反革命之间摇摆不定，右翼则将在革命高潮到来的时候背叛革命，成为垄断资本阵营的一部分，尽管它们仍然面临被垄断资本所压迫的境地。也就是说，如果我们采取正确的革命方针和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是完全可能争取到一部分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支持的。这种支持是确保民主革命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

最后，由于我国实际上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当中处于半边缘的位置，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发展史尤其是从08年至今的历史已经充分证明：我国无法像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一样建立“正常”的资本主义秩序和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因此，资产阶级自由派关于“民主”和“宪政”的政治目标将始终是一种幻想。从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等国的情况来看，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胜利之后，由于世界帝国主义之间残酷的相互竞争，我国无法建立长期稳固的资产阶级民主秩序，只能要么倒退回现在的垄断资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的状态，要么继续前进，通过社会主义革命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新型政权，最终消灭国家政权实现共产主义。